

中华传统文化精粹

中华十大悲喜剧

刘景
编校

民族出版社

中华传统文化精粹

中华十大悲喜剧

下 卷

刘 景 编校

民族出版社

目 录

杜十娘	1
窦娥冤	17
占花魁	58
望湖亭	96
西厢记	118
白蛇传	242
大劈棺	317
金玉奴	327
看钱奴	336
三报恩	349
马陵道	359
长生殿	379
翠屏山	476
江流记	508
胭脂	520
火焰山	529

目 录

逼上梁山	563
龙凤呈祥	602
姊妹易嫁	615
李逵负荆	618

大 劈 棺

原剧作者：(明)谢 国

话说战国时，有一高贤，姓庄名周，字子休，宋国蒙邑人也。曾仕周为漆园吏。师事一道教之祖，姓李名耳，字伯阳。伯阳生而白发，人都呼为老子。庄生常昼寝，梦为蝴蝶，栩栩然于园林花草之间，其意甚适。醒来时，尚觉臂膊如两翅飞动，心甚异之。以后不时有此梦。庄生一日在老子座间，讲《易》之暇，将此梦诉之于师。老子是个大圣，人，晓得三生来历，向庄生指出夙世因由。那庄生原是混沌初分时一个白蝴蝶。天一生水，二生木，木荣花茂，那白蝴蝶采百花之精，夺日月之秀，得了气候，长生不死，翅如车轮；后游于瑶池，偷采蟠桃花蕊，被王母娘娘位下守花的青鸾啄死。其神不散，托生于世，做了庄周。因他根器不凡，道心坚固，师事老子，学清净无为之教。今日被老子点破了前生，如梦初醒。自觉两腋风生，有栩栩然蝴蝶之意。把世情荣枯得丧，看做行云流水，一丝不挂。老子知他心下了悟，把《道德经》五千字的秘诀，倾囊而授。庄生嘿嘿诵习修炼，遂能分身隐形，出神变化。从此弃了漆园吏的前程，离别老子，周游访道。他虽宗清净之教，原不绝夫妇之伦。一连娶过三遍妻房。第一妻，得疾夭亡；第二妻，有过被出；如今说的是第三妻，姓田，乃田齐族中之女。庄生游于齐国，田宗

重其人品，以女妻之。那田氏比先前二妻，更有姿色：肌肤若冰雪，绰约似神仙。庄生不是好色之徒，却也十分相敬。真个如鱼似水。楚威王闻庄生之贤，遣使持黄金百镒，文锦千端，安车驷马，聘为上相。庄生叹道：“牺牛身被文绣，口食刍菽，见耕牛力作辛苦，自夸其荣。及其迎入太庙，刀俎在前，欲为耕牛而不可得也！”遂却之不受。挈妻归宋，隐于曹州之南华山。

一日，庄生出游山下，见荒冢累累，叹道：“‘老少俱无辨，贤愚同所归。’人归冢中，冢中岂能复为人乎？”嗟咨了一回。再行几步，忽见一新坟，封土未干。一年少妇人，浑身缟素，坐于此冢之旁，手运齐纨素扇，向冢连扇不已。庄生怪而问之：“娘子，冢中所葬何人？为何举扇搨土？必有其故。”那妇人并不起身，运扇如故。口中莺啼燕语，说出几句不通道理的话来。正是：

听时笑破千人口，说出加添一段羞。

那妇人道：“冢中乃妾之拙夫，不幸身亡，埋骨于此。生时与妾相爱，死不能舍。遗言教妾如要改适他人，直待葬事毕后，坟土干了，方才可嫁。妾思新筑之土，如何得就干，因此举扇搨之。”庄生含笑，想道：“这妇人好性急！亏她还说生前相爱。若不相爱的，还要怎么？”乃问道：“娘子要这新土干燥极易。因娘子手腕娇软，举扇无力。不才愿替娘子代一臂之劳。”那妇人方才起身，深深道个万福：“多谢官人！”双手将素白纨扇递与庄生，庄生行起道法，举手照冢顶连搨数搨，水气都尽，其土顿干。妇人笑容可掬，谢道：“有劳官人用力。”将纤手向鬓旁拔下一股银钗，连那纨扇送庄生，权

为相谢。庄生却其银钗，受其纨扇。妇人欣然而去。庄子心下不平，回到家中，坐于草堂，看了纨扇，口中叹出四句：

不是冤家不聚头，冤家相聚几时休？

早知死后无情义，索把生前恩爱够。

田氏在背后，闻得庄生嗟叹之语，上前相问。那庄生是个有道之士，夫妻之间，亦称为“先生”。田氏道：“先生有何事嗟叹？此扇从何而得？”庄生将妇人搨冢，要土干改嫁之言，述了一遍。“此扇即搨土之物。因我助力，以此相赠。”田氏听罢，忽发忿然之色，向空中把那妇人“千不贤，万不贤”骂了一顿。对庄生道：“如此薄情之妇，世间少有！”庄生又道出四句：

生前个个说恩深，死后人人欲搨坟。

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
田氏闻言大怒。

自古道：“怒废亲，怒废礼。”那田氏怒中之言，不顾体面，向庄生面上一啐，说道：“人类虽同，贤愚不等，你何得轻出此语，将天下妇道家看做一例？却不道歉人带累好人。你却也不怕罪过！”庄生道：“莫要弹空说嘴。假如不幸我庄周死后，你这般如花似玉的年纪，难道挨得过三年五载？”田氏道：“‘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更二夫。’哪见好人家妇女吃两家茶？睡两家床？若不幸轮到我身上，这样没廉耻的事，莫说三年五载，就是一世也成不得。梦儿里也还有三分的志气。”庄生道：“难说，难说！”田氏口出詈语道：“有志妇人，胜如男子。似你这般没仁没义的，死了一个，又讨一个；出了一个，又纳一个。只道别人也是一般见识。我们妇道家

一鞍一马，倒是站得脚头定的。怎么肯把话与他人说，惹后世耻笑。你如今又不死，直恁枉杀了人！”就庄生手中，夺过纨扇，扯得粉碎。庄生道：“不必发怒，只愿得如此争气甚好！”自此无话。

过了几日，庄生忽然得病，日加沉重。

田氏在床头，哭哭啼啼。庄生道：“我病势如此，永别只在早晚。可惜前日纨扇扯碎了，留得在此，好把与你搨坟！”田氏道：“先生休要多心！妾读书知礼，从一而终，誓无二志。先生若不见信，妾愿死于先生之前，以明心迹。”庄生道：“足见娘子高志。我庄某死亦瞑目。”说罢，气就绝了。田氏扶尸大哭。少不得央及东邻西舍，制备衣衾棺槨殓殓。田氏穿了一身素缟，真个朝朝忧闷，夜夜悲啼。每想着庄生前恩爱，如痴如醉，寝食俱废，山前山后庄户，也有晓得庄生是个逃名的隐士，来吊孝的，倒底不比城市热闹。到了第七日，忽有一少年秀士，生得面如傅粉，唇若涂朱，俊俏无双，风流第一。穿扮的紫衣玄冠，绣带朱履。带着一个老苍头，自称楚国王孙，向年曾与庄子休先生有约，欲拜在门下，今日特来相访。见庄生已死，口称：“可惜！”慌忙脱下色衣，叫苍头于行囊内取出素服穿了，向灵前四拜，道：“庄先生，弟子无缘，不得面会侍教，愿为先生执百日之丧，以尽私淑之情。”说罢，又拜了四拜，洒泪而起。便请田氏相见。田氏初次推辞。王孙道：“古礼，通家朋友，妻妾都不相避，何况小子与庄先生有师弟之约。”田氏只得步出孝堂，与楚王孙相见，叙了寒温。田氏一见楚王孙人才标致，就动了怜爱之心。只恨无由厮近。楚王孙道：“先生虽死，弟子难忘思慕。

欲借尊居，暂住百日；一来守先师之丧，二者先师留下有什么著述，小子告借一观，以领遗训。”田氏道：“通家之谊，久住何妨。”当下治饭相款。饭罢，田氏将庄子所著《南华真经》及《老子道德经》五千言，和盘托出，献与王孙。王孙殷勤感谢。草堂中间占了灵位。楚王孙在左边厢安顿。田氏每日假以哭灵为由，就左边厢与王孙攀话。日渐情熟，眉来眼去，情不能已。楚王孙只有五分，那田氏倒有十分。所喜者深山隐僻，就做差了些事，没人传说；所恨者新丧未久，况且女求于男，难以启齿。又挨了几日，约莫有半月了。那婆娘心猿意马，按捺不住。悄地唤老苍头进房，赏以美酒，将好言抚慰。从容问：“你家主人曾婚配否？”老苍头道：“未曾婚配。”婆娘又问道：“你家主人要拣什么样人物，才肯婚配？”老苍头带醉道：“我家王孙曾有言，若得像娘子一般丰韵的，他就心满意足。”婆娘道：“果有此话？莫非你说谎？”老苍头道：“老汉一把年纪，怎么说谎？”婆娘道：“我央你老人家为媒说合。若不弃嫌，奴家情愿服侍你主人。”老苍头道：“我家主人也曾与老汉说来，道一段好姻缘，只得‘师弟’二字，恐惹人议论。”婆娘道：“你主人与先夫，原是生前空约，没有北面听教的事，算不得师弟。又且山僻荒居，邻舍罕有，谁人议论！你老人家是必委屈成就，教你吃杯喜酒。”老苍头应允。临去时，婆娘又唤转来嘱咐道：“若是说得允时，不论早晚，便来房中，回复奴家一声。奴家在此专等。”老苍头去后，婆娘悬悬而望。孝堂边张了数十遍，恨不能一条细绳缚了那俊俏后生脚，扯将入来，搂做一处。将及黄昏，那婆娘等得个不耐烦，黑暗里走入孝堂，听左边厢声息。

忽然灵座上作响。婆娘吓了一跳，只道亡灵出现。急急走转内室，取灯火来照，原来是老苍头吃醉了，直挺挺的卧于灵座桌上。婆娘又不敢嗔责他，又不敢声唤他，只得回房。挨更挨点，又过了一夜。

次日，见老苍头行来步去，并不来回复那话儿，婆娘心下发痒，再唤他进房，问其前事。老苍头道：“不成，不成！”婆娘道：“为何不成？莫非不曾将昨夜这些话剖说明白？”老苍头道：“老汉都说了，我家王孙也说得有理。他道：‘娘子容貌，自不必言。未拜师徒，亦可不论。但有三件事未妥，不好回复得娘子’”。婆娘道：“哪三件事？”老苍头道：“我家王孙道：‘堂中见摆着个凶器，我却与娘子行吉礼，心中何忍，且不雅相。二来庄先生与娘子是恩爱夫妻，况且他是个有道德的名贤，我的才学万分不及，恐被娘子轻薄。三来我家行李尚在后边未到，空手来此，聘礼筵席之费，一无所措。为此三件，所以不成。’”婆娘道：“这三件都不必虑。凶器不是生根的，屋后还有一间破空房，唤几个庄客抬他出去就是。这是一件了。第二件，我先夫哪里是个有道德的名贤？当初不能正家，致有出妻之事，人称其薄德。楚威王慕其虚名，以厚礼聘他为相。他自知才力不胜，逃走在。前月独行山下，遇一寡妇，将扇搨坟，待坟土干燥，方才嫁人。拙夫就与她调戏，夺她纨扇，替她搨土，将那把纨扇带回，是我扯碎了。临死时几日，还为他淘了一场气，有什么恩爱！你家主人青年好学，进不可量。况他乃是王孙之贵，奴家亦是田宗之女，门第相当。今日到此，姻缘天合。第三件，聘礼筵席之费，奴家做主，谁人要得聘礼！筵席也是小事。奴家更

积得私房白金二十两，赠与你主人，做一套新衣服。你再去道达。若成就时，今夜是合婚吉日，便要成亲。”老苍头收了二十两银子，回复楚王孙。楚王孙只得愿从。老苍头回复了婆娘。那婆娘当时欢天喜地，把孝服除下，重匀粉面，再点朱唇，穿了一套新鲜色衣。叫苍头顾唤近山庄客，扛抬庄生尸柩，停于后面破屋之内。打扫草堂，准备做合婚筵席。有诗为证：

俊俏孤孀别样娇，王孙有意更相挑。

“一鞍一马”谁人语？今夜思将快婿招。

是夜，那婆娘收拾香房，草堂内摆得灯烛辉煌。楚王孙簪缨袍服，田氏锦袄绣裙，双双立于花烛之下。一对男女，如玉琢金装，美不可说。交拜已毕，千恩万爱的，携手入洞房。吃了合卺杯，正欲上床解衣就寝。忽然楚王孙眉头双皱，寸步难移，顿时倒于地下，双手磨胸，只叫心疼难忍。田氏心爱王孙，顾不得新婚廉耻，近前抱住，替他抚摩。问其所以。王孙痛极不语，口吐涎沫，奄奄欲绝。老苍头慌做一堆。田氏道：“王孙平日曾有此症候否？”老苍头代言：“此症平日常有。或一二年发一次。无药可治。只有一物，用之立效。”田氏急问：“所用何物？”老苍头道：“太医传一奇方，必得生人脑髓，热酒吞之，其痛立止。平日此病举发，老殿下奏过楚王，拨一名死囚来，缚而杀之，取其脑髓。今山中如何可得？其命合休矣！”田氏道：“生人脑髓，必不可致。不知死人的可用得么？”老苍头道：“太医说，凡死未满四十九日者，其脑尚未干枯，亦可取用。”田氏道：“吾夫死方二十余日，何不斲棺而取之？”老苍头道：“只怕娘子不肯。”田氏

道：“我与王孙成其夫妇，妇人以身事夫，自身尚且不惜，何惜此将朽之骨乎？”即命老苍头伏侍王孙，自己寻了砍柴板斧，右手提斧，左手携灯，往后边破屋中，将灯檠放于棺盖之上，扎起两袖，双手举斧，觑定棺头，咬牙努力，一斧劈去。妇人家气力单微，如何劈得棺开？有个缘故，那庄周是达生之人，分咐不得厚敛。桐棺三寸，一斧就劈去了一块木头。一连数斧，棺盖便裂开了。婆娘正在吁气喘息，只见庄生从棺内叹口气，推开棺盖，挺身坐起。田氏虽然心狠，终是女流。吓得腿软筋麻，心头乱跳，斧头不觉坠地。庄生叫：“娘子扶起我来。”那婆娘不得已，只得扶庄生出棺。庄生携灯，婆娘随后，同进房来。婆娘心知房中有楚王孙主仆二人，捏两把汗。行一步，反退两步。比及到房中看时，铺设依然灿烂，那主仆二人，阒然不见。婆娘心下虽然暗暗惊疑，却也放下了胆，巧言抵饰，向庄生道：“奴家自你死后，日夕思念。方才听得棺中有声响，想古人中多有还魂之事，望你复活，所以用斧开棺。谢天谢地，果然重生！实乃奴家之万幸也！”庄生道：“多谢娘子厚意。只是一件：娘子守孝未久，为何锦袄绣裙？”婆娘又解释道：“开棺见喜，不敢将凶服冲动，权用锦绣，以取吉兆。”庄生道：“罢了！还有一节：棺木何不放正寝，却撇在破屋之内；难道也是吉兆。”婆娘无言可答。庄生又见杯盘罗列，也不问其故，教暖酒来饮。庄生放开大量，满饮数觥。那婆娘不达时务，指望煨热老公，重做夫妻，紧挨着酒壶，撒娇撒痴，甜言美语，要哄庄生上床同寝。庄生把酒饮个大醉，索纸笔写出四句：

从前了却冤家债，你爱之时我不爱。

若重与你做夫妻，怕你巨斧劈开天灵盖。

那婆娘看了这四句诗，羞惭满面，顿口无言。庄生又写出四句：

夫妻百夜有何恩？见了新人忘旧人！

甫得盖棺遭斧劈，如何等待掘干坟！

庄生又道：“我则教你看两个人。”庄生用手将外面一指，婆娘回头而看，只见楚王孙和老苍头踱将进来。婆娘吃了一惊。转身不见了庄生；再回头时，连楚王孙主仆都不见了。哪里有什么楚王孙、老苍头，此皆庄生分身隐形之法也。那婆娘精神恍惚，自觉无颜，解腰间绣带，悬梁自缢，呜呼哀哉！这倒是真死了。庄生见田氏已死，解将下来，就将劈破棺木盛放她。把瓦盆为乐器，鼓之成韵，倚棺而作歌。歌曰：

大地无心兮，生我与伊。我非伊夫兮，伊非我妻。偶然邂逅兮，一室同居。大限既终兮，有合有离。人之无良兮，生死情移。真情既见兮，不死何为！伊生兮拣择去取，伊死兮还返空虚。伊吊我兮，赠我以巨斧；我吊伊兮，慰伊以歌词。斧声起兮我复活，歌声发兮伊可知！噫嘻，敲碎瓦盆不再鼓，伊是何人我是谁！

庄生歌罢，又吟诗四句：

你死我必埋，我死你必嫁。

我若真个死，一场大笑话！

庄生大笑一声，将瓦盆打碎。取火从草堂放起，屋宇俱焚，连棺木化为灰烬。只有《道德经》、《南华经》不毁。山中

有人检取，传流至今。

庄生遨游四方，后遇老子于函谷关，相随而去，已得大道成仙矣。诗云：

杀妻吴起太无知，荀令伤神亦可嗤。

请看庄生鼓盆事，逍遥无碍是吾师。

金 玉 奴

原剧作者：(明)无名氏

话说南宋绍兴年间，临安虽是个建都之地，富庶之乡，其中乞丐依然不少。那丐户中有个为头的，名曰“团头”，管着众丐。众丐叫化得东西来时，团头就收他的头钱；若是雨雪时，没处叫化，团头就熬些稀粥，养活这伙丐户；破衣破袄，也是团头照管。所以这些丐户，小心低气，服着团头，如奴一般，不敢触犯。那团头现成收些常例钱，将钱在众丐户中放债盘利，若不嫖不赌，依然做起大家事来。他靠此为生，一时也不想改业。只是一件：团头的名儿不好，随你挣得有田有地，几代发迹，终是个叫化头儿，比不得平民百姓人家，出外没人恭敬，只好闭着门自屋里做大。虽然如此，若数着“良贱”二字，只说娼优隶卒四般为贱流，倒数不着那乞丐。看来乞丐只是没钱，身上却无疤痕。春秋时伍子胥逃难，也曾吹箫于吴市中乞食；唐时郑元和做歌郎唱《莲花落》，后来富贵发达，一床锦被遮盖。这都是叫化中出色的。可见此辈虽然被人轻贱，倒不比娼优隶卒。

闲话休提。如今且说杭州城中一个团头姓金，名老大。祖上到他，做了七八代团头了，挣得完完全全的家事，住的有好房子，种的有好田园，穿的有好衣，吃的有好食，真个廩多积粟，囊有余钱，使婢驱奴，虽不是顶富，也是数得着的富

家了。那金老大有志气，把这团头让与族人金癞子顶了，自己现成受用，不与这伙丐户歪缠。虽然如此，里中口顺，还只叫他是团头家，其名不改。金老大年五十余，丧妻无子，止存一女，名玉奴。那玉奴生得十分美貌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无瑕堪比玉，有态欲羞花。

只少官妆扮，分明张丽华。

金老大爱此女如同珍宝，从小教她读书识字，到十五六岁时，诗赋俱通，一写一作，信手而成。更兼女工精巧，亦能调箏弄管，事事伶俐。金老大倚着女儿才貌，立心要将她嫁个士人。虽是那名门旧族中，急切要这一个女子，亦不易得；可恨生于团头之家，没人相求。若是平常经纪人家，没前程的，金老大又不肯扳他了。因此高低不就，把女儿直接到一十八岁，尚未许人，偶然有个邻翁来说：“太平桥下有个书生，姓莫，名稽，年二十岁，一表人才，读书饱学，只为父母双亡，家贫未娶，近日考中，补上太学生，情愿入赘人家。此人正与令爱相宜，何不招之为婿？”金老大道：“就烦老翁作伐何如？”邻翁领命，径到太平桥下，寻那莫秀才，对他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祖宗曾做过团头的，如今久不做了，只贪他好个女儿；又且家道富足。秀才若不弃嫌，老汉即当玉成其事。”莫稽口虽不语，心下想道：“我今衣食不周，无力婚娶，何不俯就他家，一举两得？”也顾不得耻笑，乃对邻翁说道：“大伯所言甚妙。但我家贫乏聘，如何是好？”邻翁道：“秀才但是允从，纸也不费一张，都在老汉身上。”邻翁回复，两相情愿，择吉连姻。金家倒送一套新衣穿着，莫秀才过门成亲。莫

生见玉奴才貌，喜出望外，不费一钱，白白的得了个美妻；又且丰衣足食，事事称怀。就是朋友辈中晓得莫生贫苦，无不相谅，到也没人去笑他。

到了满月，金老大备下盛席，教女婿请他同学会友饮酒，荣耀自家门户，一连吃了六七日酒。何期恼了族人金癞子。那癞子也是一班正理。他道：“你也是团头，我也是团头，只你多做了几代，挣得钱钞在手；论起祖宗一脉，彼此无二。侄女玉奴招婿，也该请我吃杯喜酒。如今请人做满月，开宴六七日，并无三寸长、一寸阔的请帖儿到我。你女婿做秀才，难道就做尚书宰相？我就不是亲叔公，坐不起凳头？直恁不觑人在眼里！我且去蒿恼他一场，教他大家没趣！”叫起五六十个乞丐，一齐奔到金老大家里来。但见：

开花帽子，打结衫儿。旧席片，对着破毡条；
短竹根，配着缺糙碗。叫爹、叫娘、叫财主，门前只
见喧哗；弄蛇、弄狗、弄猢猻，口内各呈伎俩。敲板
唱杨花，恶声聒耳；打砖搽粉脸，丑态逼人。一班
泼鬼聚成群，便是钟馗收不得。

金老大听得闹吵，开门看时，那金癞子领着众乞丐，一拥而来，嚷做一堂。癞子径奔席上，拣好酒好食，只顾吃，口里叫道：“快教侄婿夫妻来拜见叔公！”唬得众秀才跼脚不住，都逃席去了。连莫稽也随着众朋友躲避。金老大无可奈何，只得再三央告道：“今日是我女婿请客，不干我事，改日专治一杯，与你陪话。”又将许多钱钞，分赏众乞丐；又抬出两瓮好酒，和些活鸡活鹅之类，教众乞丐送去癞子家，当个折席。直乱到黑夜，方才散去。玉奴在房中气得两泪交